



郭注莊子

六

13  
3217  
6



門口 13  
號 3217  
卷 6

丁卷

子之

為

司馬遷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嘉慶

外篇

刻意

郭象注

明和  
三月  
十日  
野  
史  
記  
公  
家  
記

刻意尚行司馬云尚也峻其志也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

南華經

卷六

一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駁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有之也。

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

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

夷而無難、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混然與正理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所唱也

迫而後動

會至乃動不

得已而後起

在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

自然知故無

故無天災

災生於違天

無物累

累生於逆物無人

與人同者

無鬼責

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汎然無所惜也

不思慮

付之天理

不豫謀

理至而應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

信矣而不期

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

一無所欲

其魂不罷

有欲乃疲

虛無恬

惓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恬惓之德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

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若雜乎濁欲則

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無心而借會也故曰

純粹而不雜

無非至當之事也

靜一而不變

常在當上住淡而

無為

與會俱而已矣

動而以天行

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司馬云干是也李云干溪右按吳有溪谷于越右山谷若邪并出善鍊

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

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

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

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

也。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

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

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備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

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求者，愈非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其道也，欲而方復役

思以求明，思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愈精，失之愈遠，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在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

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

生上有知

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發豈出他哉夫德和

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爲仁也

而仁迹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

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

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彼正而蒙已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

彼也若以此冒彼活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

狂而按樂音徵禮樂之章陸音洛或非矣疏信行顯若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跡則禮也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

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皆自然

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

一也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美無爲之迹故致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

斯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

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

而行之，故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

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博文

者心質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交相興也。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

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古

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

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與哉？祇所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則反一

無迹，反在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

能澹漠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

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游於坦途德固不

小識魂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

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

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



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之仰見眙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

夫我嘗聞少仲尼之間、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

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為乎

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

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

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

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

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

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

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

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

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計四海之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中國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跛。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

不聞於待其未者也。抱悶者。不抱諸心而為累。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河。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曩今故。曩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揆而不跂。揆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抱悶。短故為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塗。日生者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

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計人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

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

之定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

埒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

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無形，故不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無害而不自多

其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非由賤之故

貨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

不借人

各使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汙

理自無欲

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

任理而

為在從

從眾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正直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

各歸物矣

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

已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以足也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以貴賤為在己者倒置之民也



數觀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

餘以稱小，則天地稗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

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

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慈甚，天下失業，而

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

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昔者堯舜讓而

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夫順天應人而

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

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

察豪末、晝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

則萬物莫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不當也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

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

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祗、其無私福、天

之所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

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

疏、衍、猶、反、覆、也、貴、賤、生、半、奇、執、今、以、虛、言、通、則、貴、反、賤、覆、貴、故、謂、反、衍、謝、代、也、施、用、也、物、或、聚、少、成、多、或、散、多、為、少、故、無、常、定、

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無成

常一虛一滿、生外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騖若馳、但當就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不為

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

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

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

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至德者、火弗能熱、

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

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

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謹於去就、審去就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

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德在

乎天、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躡躡而屈伸

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林云進退也

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者有斯變也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

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故

日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

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

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夔憐蛇蛇憐

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

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

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

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

無動而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逍遙也



籍陸音秋李之籍也  
籍則削也本又作籍子  
六反又七六反迫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當作籍、籍也雖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  
 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  
 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  
 莫不道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  
 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  
 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問  
 當故寄之求諱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  
 窮通之間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  
 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  
 有所  
 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聖人則無  
 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  
 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  
 遙矣故雖匡陳美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無幾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  
 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第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  
 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人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趾、還井中亦與蚌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

蚌蟹陸云井中亦與也

蓬蒿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

遊於小非

然樂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  
 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以小善大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  
 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司馬云此蚤謂之馬蟻也蛇馳河也、必不  
 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同家子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闕天

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

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今子不去，兩失之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

陳邵陽

堅白

未應下夫曰餘子

水命知魚

黃雅路也

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李云鷦鷯

此竹實也

搜說文未也

赫曰馬云怒其志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赫

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與惠子遊於豪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

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

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

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

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

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

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

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

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

故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也、

物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鏗鎗

為樂美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善為譽我無為而在天下之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幾存百姓足則吾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皆自出耳未有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

有不齊也而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至矣

十白羊眼壯固專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致以遺之耳情若能止安何必歌及石憲云婦人好幹家做功谷婦人之情也莊固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

被妻子逼撥不過到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遥游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事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徒生入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儼然寢於巨室天地之間

而我嗷嗷然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李丘俗喻古哲

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  
 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疏本諸作視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陸從公也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東之齊孔子

疏、齊侯不解悟、則心  
生疑惑、於是念其勝  
己、必殺回。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



臨杯云水上塵垢初  
生苔而未成亦有綠  
相索之意

食於道從見百歲鵠體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歡養之實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為蠶得水

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

鶻接鶻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

散脊芮生乎腐罐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